

文 武 末 譚 處

畫
題



實價二角五分

冊數

售價 0.40

戲報叢書之一

老副末談劇

第一輯



1938

序

張子乙廬。勾甬名士也。治皮黃垂三十年。能戲極夥。執甬上票界之牛耳者亦近二十載。其身段表情之工。腔調念白之精。雖內行無以過之。尤蘊音韻學。旁及鑼經暨戲班一切之行當。雖票友乎。而其藝駸駸乎窺內行之室而嚆其戴焉。是故內行之往甬鑼演者。莫不震其名而攝衣往謁焉。二十年前。張子固已文章名於時。其著作之散見於報章雜誌者。罔不萬口爭誦。昨歲之春。移寓海上。加入菊社。值戲報出版。經同人之請。日爲撰老副末談劇。冠諸報端。張子輟筆已久。今爲本報重作馮婦。豈非佛氏所謂緣耶。書中所記。多關於身段表情鑼經音韻等作。間述戲劇之變遷。梨園之掌故。亦莫不歷歷有據。腹笥寬而經驗博。宜其下筆萬言。洛陽紙貴也。頃以讀者紛函要求。梓版問世。爰商諸張子。整理一過。付諸畝隴。吾知是書一出。京劇之秘奧盡抉。而皮黃一道。無難題矣。世有嗜皮黃而旁皇岐途不獲其門者乎。盍取是書而讀之。則迷津之渡。斯爲寶筏焉。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。燕都劉菊禪序。

序

近歲以來。談劇之作夥矣。上焉者。侈述梨園之掌故。品隋伶工之劇藝。下焉者。則掇拾陳言。補綴篇幅。誕焉而不及核。蔓焉而不及詳。甚或喋喋纖裔焉而不及宏旨。識者不取焉。張子乙廬。邃於劇學。而以文章名於世。余初識之於菊社。幡然一老。無足異也。及聽其歌。則咬字不苟。觀其劇。則雍容有度。余始驚其爲人。戲報既作。日爲本報撰談劇一篇。其辭核。其言瞻。其文章閎博。雖卷帙無多。而發揮樂理。闡揚劇風。率皆道人所未道。余向患誕者蔓者喋喋而纖裔者。至是始恍然腹有所蘊者。其立言自異恒流也。書將付梓。張子索予言。因書此畀之。張子見之。得勿笑其佛頭着糞耶。劉幕耘序於戲報社。二七·五·三〇。

老副末談劇目次

第一輯

序

京曲總書編制述略

坐宮引子商榷

內行的羊毛

旦脚雜述

京派與海派

周信芳之身段與唱	一五
----------	----

京曲研求音韻之由來	一七
-----------	----

伶人投師雜寫	一八
--------	----

票友宜注意傢伙點	二三
----------	----

鑼鼓之爲用	二五
-------	----

身段概說	二八
------	----

身段與傢伙點	三一
--------	----

練習身段之程序	三六
---------	----

拍戲照	三七
-----	----

□讀心香君說一說打鼓老之商權·····	三九
□唱戲對口·····	四一
□答某君論愛與驚之鼓點·····	四二
□說私房場面·····	四四
□翻行頭·····	四七
今昔戲劇之變遷·····	四八
□菊社彩排·····	四九
□說戲連·····	五一
說噪·····	五二
鄉班記略·····	五七
內地玩票之不易·····	六〇

票房教師之積弊	六八
內行與票友	七一
票友類別	七四
怯場	七五
衣箱組織	七七

戲報叢
書之一

老副末談劇

第一輯

張乙廬著

京曲總書編制述略

京曲之興，不過二百年間事耳。以其劇詞猥瑣，無當通人之目，故於京曲專門學識之記載，不少概見。近歲以來，因京曲漸爲世重，雖稍稍有所述作，然一鱗半爪，無補高深。識者憾焉，予以爲自崑曲式微，起而代之者，厥惟皮黃。梅蘭芳既以劇藝榮膺博士之學位，而邇來皮黃國劇之聲浪，又復甚囂塵上，苟無人焉起而著一精深博大之皮黃專門書，則齊傳楚咻，何足以資繩墨？顧茲事體大，決非一手足之烈所能勝任，且亦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殺青，是宜廣羅羣籍，博訪通才，合羣策羣力而爲之，則草創潤色，期以歲月，未有不蔚成大觀。

老副末談劇

京曲總書編制述略

者。

次之。各本其學業之所得。自寫專書。工於生旦淨末丑者。固可暢所欲言。即習於文武場面者。亦得據其所得。筆之於書。至於劇曲之嬗變。後台之組織。聲韻之蛻化。腔調之改革。服制之變遷。鑼鼓之承襲。身段之方式。臉譜之表徵。以及其他種種。沿本溯源。發爲著作。則其成就。亦必有可觀焉。

予嘗有一計劃。擬釐京曲爲十二綱目。曰通論。曰京曲源流考。曰伶工列傳。曰京曲音韻學。曰腔調考。曰身段譜。曰臉譜。曰鑼鼓經。曰琴譜。曰服裝砌末考。曰後台組織。曰梨園行當。

通論者。記述京曲之興革。及其如何改善之法。京曲今雖稱極盛矣。而劇詞之矛盾。及其錯誤。幾於舉不勝舉。然其中有術語。有習慣語。一時未易改革者。亦頗不乏。此其一也。今之言改良京曲者。輒指京曲爲陳腐。爲煩囂。爲組織不健全。爲不合時代之潮流。然一聽其所謂改良之道者。則改良燈光佈景道具。以及廢歌曲。廢象徵之藝術。代以歐化影戲式之話劇而已。此只可謂之另砌爐灶。與改良京曲。可謂絕無關係。吾儕宜著論有以關之。此其二也。京曲組織。確不能謂爲健全。歐化之燈光佈景等。亦確有可以採用之處。然京曲本爲象徵藝術。揚鞭爲馬。打槳作舟。以及其他種種等之身段。確非歐化所能及。吾儕宜有以發揮而光大之。此其

三也。鑼鼓足以輔助身段，胡琴足以襯托行腔，斯固京劇之特色也。然鑼鼓點之名目甚繁，胡琴之牌子亦夥。今則因陋就簡，爲其刪節而代以其他之牌子者甚多。吾儕宜溯其原委而爲討論之。此其四也。其餘若新本戲及奇裝異服，是否爲京曲之弊，及其應如何訂正，舊腔新腔之區別及其遞變之迹，梨園祖師爺之考證，京曲子弟之種種迷信等等，繁文瑣節，不勝條舉。要之博采衆說，參以己見，勒爲一書，以爲嚆矢，雖不能著爲典則，於京曲之改進，不無裨益也。

京曲源流考，不僅記京曲之起原及嬗變之迹也。凡各行之興革，人事之變遷，女伶及票友之蔚興，以及戲園制度之改革等，皆屬焉。伶工列傳，應分爲男女兩部。票友及傍角之文人，應列爲關係，以資區別。並別列表譜，以明世系。文武場面附焉。音韻學不必上窮古韻及廣韻，僅求等韻反切之學已足。然如十三韻與十九韻之遞併，陰陽平與曲韻之關係，尖團之所由起，及其開齊合撮之等呼，皆宜詳爲闡述。此書宜用論文體，俾知聲韻與歌曲關係之密切。至其研究之方法，可別著專書。藉正體例。腔調考則歷舉今昔腔調之異同，及其變遷之原因。此書可分吹腔四平京腔徽曲四部而分述之。其中有襲自崑曲者，宜舉例證，以資徵信。身段譜不僅分生旦淨末丑爲已足。卽家院龍套宮女等，亦宜附載。家院固有身段，卽龍套宮女等，何嘗無身段。昔時

法門寺等劇。龍套走圓場時。場面起一江風牌子。龍套於行路時。亦有種種之姿勢。其由來尙矣。京曲臉譜。襲自崑曲爲多。然同一臉譜也。各人之所勾。常有不同。卽同勾一人之臉。亦往往有所分別。固不僅因顏色而別。忠奸賢佞。威武勇摯也。執筆者應詳論其源流得失。而臉譜附焉。鑼鼓經宜論其崑亂鼓點之異同。而冷僻牌子之亡失者。宜就其所知者補入之。琴譜亦宜詳其牌子。及其自修之方法。服制砌末。應以衣箱而分其門類。並略述今昔之嬗變。砌末則述其今昔存亡之迹。後台組織。若文武管事之職責。三行頭及場面等之分職。及兼跨等。均宜詳述。梨園行當。若祖師爺之祭式。九皇會之典禮。伶人拜師之禮儀。破台封箱之行當。以及其他之迷信禁忌等屬焉。末附索引。俾便檢查。此其大較也。

以上所述。不過信手拈來。舉其大略。果欲成書。決無若是之簡單。卽以身段譜而論。其繁已難盡述。且一人之心思才力。決不能於匆促間。綱舉目張。宜隨時采集材料。筆之於書。期以歲月。所積既夥。從而董理之。其事或可粗成。然後於重版時加以增益。則出書數版。或可臻於盡善也。至於臉譜鑼鼓經琴譜以及各行之身段等。宜延專家。分工合作。而以長於劇學者總其成。語云。其作始也簡。其將畢也鉅。果能專志不倦。則其書之成。指日可待。豈不洋洋大觀。爲京曲書中放一異彩哉。

坐宮引子商榷

唱戲之有引子，猶說書之有楔子也。引子者，爲觸類引伸之義。楔子者，則爲以物出物之謂。雖詞意之有別，實異曲而同工。不過楔子列於首章，開宗明義，字數較多，故其爲文也易；而引子不過寥寥數言，挈領提綱，牢籠萬有，而全部之劇情繫焉，故其爲文也較難。空城計羽扇綸巾，四輪車快似風雲——陰陽反掌，定乾坤，保漢家，兩代賢臣，是爲雙引子，其文順矣，然未能涵蓋劇情，故必以憶昔當年之定場詩補之，方見貫串，然仍未能搔着癢處。僅第三句掃滅狼烟歸漢統，略表其所懷抱而已。於全部劇情無與也。又如坐宮引子，被困幽州，思老母，常掛心頭，是爲單引子，寥寥十字，於楊延輝之心事，和盤托出，可謂妙手偶得，然其定場詩述失落番邦，復贅以高堂老母難得見，似嫌重複，然此猶得諉爲思母心切，不期而重言之也。自譚鑫培改爲金井鎖梧桐，長歎聲隨一陣風（或有念爲長歎空隨幾陣風者）與定場詩雖可免其衝突，而浮泛不切，比之被困幽州之舊詞，相差遠矣。予嘗謂唱戲猶作文也，戲忌重見，文忌合掌，而浮泛之弊，尤宜力避，試觀金井鎖梧桐

之引子。凡憂傷感慕之情。皆得用之。謂爲浮泛。孰得而辨之。顧今之學譚者。靡然而景從焉。則甚矣偶像毒中人之深也。予以爲老詞被困幽州。文從字順。儘可安之。如必欲從譚詞也。則金井二字。不如改爲荊棘。則字音既近。而尖團又不相背。且荊棘爲蔓草之屬。固可鎖梧桐也。意者老譚昔詞。或本爲荊棘。而爲後人轉展訛傳乎。是則有待於方家之考證焉。

關於坐宮金井鎖梧桐引子之荒謬。近人先我言之者。不乏其人。而爲之曲解者。亦復不少。關之者大抵謂梧桐秋景。與芍藥牡丹春景之詞相抵觸。而曲解之者。則謂北方氣候與南方異。芍藥牡丹固放於秋季者也。姑無論其言是否可信。而梧桐鎖於金井。終覺刺耳也。又有爲之曲解者曰。金爲肅殺之氣。屬於秋。延輝坐宮。確爲秋日。鎖字或爲旁字之誤。金井旁於梧桐。延輝觸景生情。不覺望風興歎也。此比金井鎖梧桐句。雖覺較順。然何以解芍藥牡丹乎。又有解之者曰。金應解作金碧輝煌之金。鎖宜解作四面圍繞之意。其詞則爲以四面金碧輝煌之殿宇。而圍繞大井中之梧桐。穿鑿附會。益不值識者一笑。洵如其言。則天下無不通之文義。而小學諸書可以廢。訓詁釋義。儘可隨意附會矣。又有爲之解者曰。梧桐或爲蛟龍之誤。宜讀爲金井鎖蛟龍。長嘆空隨一陣風。則其文較順。而延輝自比較龍鎖於金井。與蛟龍困於池中意義相同。又不失其身份。且設

物喻意，並不限於景物，與芍藥牡丹固無衝突也。而空帷興歎，描寫羈旅之情，又覺恰合，是言也。固尚可通，而實際終覺不如荆棘之順焉。

偶述引子。劉教師謂予：坐宮引子，金井鎖梧桐，爲余三勝所改。老譚述之，風靡至今。今之瓣香譚腔者，非金井不唱。予雖覺其不安，然沿襲已久，業已無從率改。惟金井荆棘之誤，或者可信云云。老伶吐屬，畢竟不凡。然亦可見平曲劇詞改進之不易矣。按被困幽州引子與定場詩，失落番邦十五秋，同爲由求轍，而金井鎖梧桐與定場詩，失落番邦十五年，一爲中東，一爲言前。雖引子與定場詩不妨換轍，然比較上究以同轍爲順。此又老詞勝於新詞矣。

老副末曰：從前坐宮唱詞，第二句爲思想起高堂母好不傷悲。其下接我好比有十二句之多。要腔雖同在第五句，然其所唱非南來雁，似爲中秋月，與今之想起了當年事劇詞，亦不盡同。予以爲從前伶人未嘗讀書，其劇詞或出諸文人手筆，故頗多文從字順之作。老伶相戒，不許擅易，寢久乃成風氣。後之學者惟師訓是遵，於是視改前人劇詞爲大不敬。迨至老譚，斯風不變，而被困金井於焉斯作。然惟老譚始克當之，否則一傳衆咻，雖日撻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安足傳哉。

雖然予嘗言之。平曲劇詞。因習慣上種種關係。未便輕易。然果使無妨習慣。何妨勇改。昔予唱四進士三杯酒一段。覺看起來信陽州無有好人句。與習慣上到處有好人語若相抵觸。且同此覆載。何能一筆抹煞。因易信陽州爲公門中。音節既響。字義亦妥。唱出後。後台同人咸歎爲好句。由此可見吾輩票友。既不靠此吃飯。對於劇詞。苟於音節及轍兒無乖。不妨勇改也。雖然。若女起解之洪洞縣內無有好人。則以蘇三歷受委屈。覺茫茫宇宙中。絕無一個好人。怨艾之餘。不覺脫口而出。此則又當別論。固可不必輕改也。

內行的羊毛

內行譏票友之不善唱戲者曰羊毛。貶詞也。然以予所見。內行而羊毛者。亦不乏其人。老副末不欲以文字損人。輒安緘默。概言之。咬字不正。羊毛也。而花腔怪調。何嘗非羊毛。身段過僵。羊毛也。而頓足捶胸。何嘗非羊毛。然此猶其上焉者耳。至於下焉者。則有不堪筆述者矣。試以實例證之。